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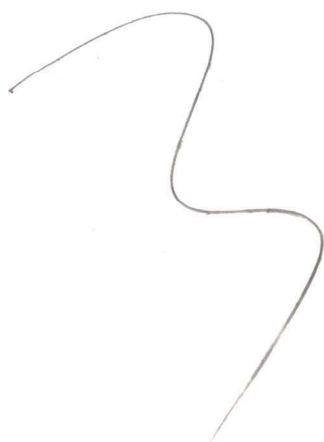
幽默人生 ● 短篇小说 幽默人生 ● 短篇小说 幽默人生 ● 短篇小说 幽默人生 ● 短篇小说

巴桐幽默小说

【香港】巴桐 著

BOOK

廣東旅遊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AND TOURISM PRESS



I247.7

301

2005

巴桐幽默小說

【香港】

巴桐

著

BOOK

廣東旅遊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AND TOURISM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桐幽默小说/巴桐著.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5. 11

ISBN 7-80653-668-X

I. 巴... II. 巴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3085 号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tourpress.cn

邮购地址: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联系电话: (020) 87348887 邮编: 510600

广东农垦总局印刷厂印刷

(广州市天河区粤垦路 88 号)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889 × 1194 毫米 32 开 7 印张 126 千字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目 录

金缸客外传	(1)
雾	(24)
天上人间	(44)
假发	(54)
从商记	(73)
佳人有约	(81)
女人的一半	(89)
猎虎	(98)
镜花水月	(101)
养女阿花	(110)
老人与鸟	(121)
鸦影	(129)
黑医	(135)
大师	(150)
疯子	(155)
点菜	(159)
故土·故人·故事	(164)
董老爷和他的女人	(174)
瓜庐纪事	(190)
静静的海湾	(199)
 巴桐小说谈片	 (217)

金缸客外传

大凡值得树碑立传的人，都非平常人，他们或是英雄，或是枭雄，或是文豪，或是富豪，或是明星，或是政客……又或者是特立独行的人，如济公、如阿 Q……

丁敏，吾友也。他本来绝无资格入传的，窝窝囊囊地活了大半辈子，连阿 Q 也不如。其实，阿 Q 并不简单，单凭以下两点，阿 Q 就值得大书特书，作传记之，以昭示后人：第一，他发明“精

神胜利法”，与柏拉图的“精神恋爱法”，同样了不起；第二，他临上断头台时从容自若，蔑视死亡的大无畏精神，与那些慷慨就义的英雄相比，毫不逊色。就凭这两点，引得大文豪鲁迅为他作了《阿Q正传》，成为不朽。

丁敏，乃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介香港草民尔。非但他无资格入传，我这支秃笔也无资格替人写传。然则，何故明知不可为而又为之呢？余以为，在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其一生虽平庸，但亦有“闪光”的一瞬，而将此一瞬记录下来，也并非毫不足观的。

丁敏最近忽然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无疑是他有生以来最辉煌、最得意的一页。故不惮鲁钝，爰笔记而传之。

丁敏，其貌不扬，其才不敏，四十好几，光棍一条。

他在一家经济周刊当编辑，用“金缸客”为笔名，谈股评股。他的笔名前被冠以“股评家”的头衔。他心知肚明，当初半路出家，误入此行，“股评家”者，只是浪得虚名，全属报社为招徕读者的噱头。

股市，被人称为“金鱼缸”。金缸客的专栏，专教小股民怎样在金鱼缸里鳃游喋沫、偷饵扑食、炒股投机之术。但自1974年股市大崩溃后，小股民谈股色变。此后十多年，金鱼缸死水微澜，恒生指数在一千几百点至二千点之间上上落落，炒风不炽，金缸客的专栏，当然也就乏人问津。加上他所服务的那家周刊，半死不活，挂氧气瓶度日，一年里总有几个月粮期不准。丁敏家无隔夜粮，三餐等米下锅。因此，月尾倘若报社老板出现在编辑部，堆起一脸笑容，抱拳作揖，连声“包涵”，丁敏就暗暗叫苦。说实在的，他的收入，连菜市场卖葱蒜的阿婶也不如哩！

但不管怎么说，他属白领阶层，每天出门都必须梳洗

一番，头发油光，西服笔挺，皮鞋贼亮。外表看来，一派斯文、潇洒，可内心，丁敏有苦自知。一遇到粮期不准，丁敏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房东的嘴脸。那一天，他总是在外面泡个够，估计房东已经梦游太虚了，才偷偷溜回去。但不知怎么回事，每次在他蹑手蹑脚开启房门时，房东仿佛接通感应器，鼾声突然中止，准确无误地出现在他面前，风风凉凉地说：“丁先生，今天出粮^①了吧，你不会又对我说，银包丢了，朋友借去了，或者赌马输光了？”“唔，不会，不会，明朝再交好吗？”丁敏说着就要往房里钻。房东来个白鹤亮翅之姿，伸手撑住门框，剪起小腿，悠悠晃着：“交到我手上，好过陪你睡，你夜里一迷糊，说不定叫耗子给叼走了。”丁敏见不求情过不了关了，便压低嗓子央求道：“宽容宽容，过几天一定交给你。”“你一做夜猫子，我就知道你又要姓“赖”了，亏你衬衫领还白白雪雪，挺挺刮刮，连个租也交不起，真是！”房东大声数落着。丁敏怕其他房客听见，又急又窘，再三赔不是。

丁敏被羞辱得脸皮红一阵，白一阵。房东结结实实讥讽了丁敏一通，这才打着哈欠，趿着拖鞋，踢踢沓沓地回房去了。

丁敏入房，换了睡衣，往床上一歪，就开始“数蛤蟆”，这是他的自我催眠术，他在心里默念：一只蛤蟆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两只蛤蟆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三只蛤蟆……扑通扑通跳下水。数到十，再倒回数，他反反复复念了几遍。怪！今晚催眠术失灵了，脑细胞活跃得很，无法入睡。他又试了几次，蛤蟆反而把瞌睡虫吞噬得一干二净。他抬腕看了一下表，漆黑中表针闪着荧荧绿光，

① 出粮：发薪水。

已是凌晨二时半。

丁敏扭亮了床头灯，索性坐了起来，让胡思乱想的野马，在脑颅里横冲直闯。午夜梦回，回首平生，丁敏真想痛哭一场。

他本是世家子弟，父亲是茶庄老板。他家开的这爿茶庄，是祖传产业，百年老字号的“留香园”茶庄，还兼营两间茶楼，在港九各地设有七个分销店，素来执同业牛耳。“留香园”不仅在本埠赫赫有名，而且在东南亚享有盛誉。

丁敏是丁家的单丁独苗，早年丧母，丁父未再续弦，视他如珠如宝自不消说。高中毕业后，丁敏就被送到美国深造，进入一贵族子弟学校。不料，丁敏才到彼邦一年，家里突然发生变故，父亲中风，一病不起。丁敏被迫辍学，返港侍奉老父。怎奈药石罔效，名医束手，老父在病榻上缠绵半年，一命归阴。丁敏继承遗产，成为“留香园”老板。时为1973年。

那一年，能源危机出现，引致全球性物价上涨，外资大量涌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从年初涨起，两个月内涨了一倍，由八百六十九点，暴涨至一千七百七十四点，股票热席卷全港，人们为股票疯狂。各行各业，每个阶层，上及名流绅商，下及贩夫走卒，都高唱“股票股票我爱你”。白领、蓝领的薪水，教会、寺庙的善款，都向股市投怀送抱。

“还摆什么地摊，到‘金鱼缸’耗个把钟头，一个月的生活费就赚回来了。”

一时间，街头摊贩数目大减，工厂工友纷纷炒老板鱿鱼，家庭主妇“有米懒煮”，都往“金鱼缸”施展“炒”功去也。阿公阿婆不懂股票为何物，听人说买股票可以发大财，棺材本也挖出来凑上一份了。

行情天天看涨，一千点过关斩将后，行情一飞冲天，“嘣”一声涨上千点。太阳底下，没有比炒股票更易获取暴利的途径。发大财的机会，岂容错过。丁敏当机立断，将“留香园”全部结束，挟巨资进军金鱼缸，全力以赴投入搏杀。

涨涨涨！众股民热切期待二千点的来临，但一七七四点竟然是顶点，行情自此急转直下，指数一路瀑泻，到1974年12月10日仅得一百五十点。各种股票，跌至面目全非，经常只有挂出而无挂进，往日人头涌涌、水泄不通的交易所里，如今水静河飞，门可罗雀，股票股票，往日一票难求，忽地变成一张废纸；发财发财原来只是一场纸上富贵。

金鱼缸终归是金鱼缸，小鱼给大鱼生吞活剥。犹太财团英国财团，这些外资“过江龙”在香港股市狠狠刮了一笔，然后饱食远飏，说声“不玩了”，拍拍屁股走了。可怜香江股民，倾家荡产，有人跳楼自杀，有人精神崩溃，神经病院宣告人满为患……

丁敏全副身家，连渣都没得剩，满手的股票，都成了糊墙纸。他几次想自杀，跑到海边，在悬崖上呆坐到日落，回来了，他怕喂鲨鱼。爬上窗口，从十几层高往下望，又缩回来，他怕摔痛。吞药，他想到十二指肠，被一寸寸咬烂的情形，把药丸丢进了垃圾桶。开石油气罐自杀，一闻到那股臭大蒜的气味，感到头晕恶心，立即扑上去，关了开关。唉！自杀实在是勇者的行为，他叹了口气，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死不成，就要为活下去筹谋。丁敏想，如今自己是囊空如洗，学无专长，唯独肚子里还有几滴墨水，只有找一份“文”饭吃。正好见报上有则经济周刊征人的启事，便发信应征，几天后获录用通知。见工那一天，总

编辑分配他搞股票问题；还兼写一个《股市秘闻》的专栏。真是哪壶漏偏提哪壶，丁敏嗫嗫嚅嚅地推辞，希望换个别的栏目。总编说：“丁先生，我们只有这个空缺哩。”言下之意，你若不干，就请另谋高就。没法子，丁敏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刚栽在金鱼缸里，溺得半死，又要吃金鱼缸这碗饭，丁敏啼笑皆非。也罢，报社给他安了个笔名叫“金缸客”，他就以过来人的身份，提醒后来者，在金鱼缸里观鱼搏杀之时，小心缸里的狂风恶浪。丁敏虽然谈股论股，但自己却是“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金盆洗手，从不沾股。

胡思乱想了一宿，灌了大半壶的白开水，丁敏忽觉尿胀，急往洗手间撒了一泡夜洩。回房，一看腕表，已是凌晨五点，瞌睡虫偏发起侵袭，丁敏不敢再躺下，怕睡过头，只得倚坐假寐，眼皮死命往下垂，脑袋则如鸡啄米。迷迷糊糊之际，忽闻一女声，尖如利锥，直刺耳鼓，丁敏猝然惊醒，睡意全消。丁敏一听，不用说，嘈吵者必是住头房的徐风。

“呸，呸！哪个衰人，屙了一泡臭尿也不冲厕。”

糟糕，丁敏心想刚才那泡尿出了岔，偏又被这八婆撞个正着，丁敏小心翼翼移正身姿，生怕磕着碰着，弄出声响。那个女人，屁大的事，也会搅个鸡犬不宁。知道是他干的好事，那就少不了被戳口笃面，骂个狗血喷头。

徐风已经站到大厅上来了，她继续嚷：“谁屙的，死出来冲干净！”屋里人都醒了，竖起了耳朵，但没人作声，只徐风一人在唱独脚戏：“不是猫尿狗尿，就该有人认呀！”停了一阵，依然静悄悄，徐风扯高了嗓门，大发雌威，弹出连串三字经，警告道：“再做缩头乌龟，本小姐让尿憋出病来，就跟他没完！”

这最后通牒似的警告生效了，屋子里一阵响动，全屋人都出来了，参观过那泡尿后，齐集大厅，发出同仇敌忾谴责之声，并纷纷表明自己的清白。

房东说：“真是衰人，都这么干，我这房子还是人住的！”

房东太太附和：“是呀，太没公德心了。”

房客亚彩婶说：“我夜里从不爬起来。”

在场的人逐一表态之后，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尾房。丁敏知道躲不过去了，只好现形。他像被众人目光编织的无形绳索捆绑着，拽出房门，押往厕所去，耷着头，急步穿过厅堂，入了洗手间，一拉水箱掣，哗哗一阵水响，冲走了那泡闯祸的尿。

又扰攘了一阵，“尿的风波”好不容易才平息。丁敏真不明白，这班人究竟什么心态。芝麻绿豆的事，也要闹到掀屋揭瓦，吃饱撑着？怨只怨自己落魄如斯，以至不得不混迹其间。真是，龙困浅滩遭虾笑，虎落平阳被犬欺。

时常受房东的气，不消提了，谁叫自己欠租呢？但是徐凤、亚彩婶凭什么也给他气受，她们算什么东西？

丁敏刚搬来时，徐凤对他显得异样热情，但没多久，热度就冷却了。有一天，他听到房东太太跟徐凤在房里闲聊。

房东太太说：“徐小姐，我看你不要再拖了，将就些把那事办了。”

“我不是不急，可是没有合适的人选……”徐凤叹了口气。

“那位刚搬来的房客，不是现成的？铺盖擦一块不就得了。”

“你说那个姓丁的？”徐凤轻蔑地“哼”了一声，“他

呀，人又老，钱又无。”

“看他蛮斯文的。”

“斯文顶屁用，他一个月的薪水，还不够我搓几圈麻将。”

你听听这话，劳不劳气？她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嘴脸，听人家说，她十三四岁就离家出走，后来下海当捞女^①，成为艳帜高张的“舞后”，过着灯红酒绿、穿金戴银的日子。但如今人老珠黄，“色相”的本钱渐失，生活从灿烂归于平淡。幸亏后来几年懂得想，多少积攒了一点，晚年还有“谷种”可吃。近年，眼见谷种露了箩底，心慌了，急于找一个“米饭班主”。但是高不成低不就，七挑八拣，至今没个主儿。丁敏觉得好笑，这样的人还嫌弃他，都四十了，“女人四十烂茶渣”，还没有自知之明，吊高来卖？丁敏想，自己虽不敢夸是“男人四十一枝花”，但毕竟还是个“童男”，保有“金刚不破”之身。啐！那婆娘，臭美！

亚彩婶也是个可怜复可笑的人。她是个钟点女佣，包了三家的清洁杂务。她在及笄那年，就“梳起”，终生不嫁，注定做老姑婆。这可怜的客家妹，今年已经65岁，已是祖母级的人马了。她孤独无依地走着漫长的人生之路。可是就连亚彩婶这号人，也居然跟他过不去，你说气人不气人。

有一次，丁敏病倒了，高烧发到41℃，躺在床上哼唷。亚彩婶收工回来，瞧见了，连呼“阴功”。她主动替丁敏端茶递水，又到药房买了退烧药，还熬了鱼片猪肝粥给丁敏吃，这样侍候了丁敏三天，直到丁敏病愈。

丁敏自幼丧母，失去母爱，亚彩婶的悉心照料，令他

① 捞女：三陪女。

大为感动，尝到母爱的温馨，他激动地握着亚彩婶的手，真想叫她一声“阿妈！”

不料，他拉起亚彩婶的手，刚在她手背上轻抚几下，亚彩婶就惊得两眼发直，像被烧红的铁块灼痛，连忙甩脱，抽回双手，捂着脸，奔回房去，呜呜地哭起来。

丁敏不知出了什么事，愕然地呆坐在那里。

亚彩婶的哭声惊动了左邻右舍，房东太太和徐凤都跑进去问长问短。

亚彩婶起初不肯讲，只是一味哭，经不起房东太太和徐凤再三催问，“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亚彩婶抽抽嗒嗒地说：

“他，他，摸，摸我……”

“摸哪里？”房东太太和徐凤很紧张，异口同声地问。

亚彩婶不答话，越发哭得伤心。

“摸这里？”房东太太指着脸颊。亚彩婶摇头。

“摸这里？”徐凤指指自己的乳房。

亚彩婶摇头，边号啕：“他，他摸我……”

“摸哪里还不一样？”徐凤放弃查证，开始声讨：“真是色狼，这么大年纪的，也不放过！”

“知人知面不知心！真是衣冠禽兽！”房东太太义愤填膺。

丁敏这才知道自己表错情，老姑婆又惜身如玉，错把感激当求爱。错，错，错，错到一块，有口莫辩。

这件事，本来要闹得很大，房东太太和徐凤主张报警，告丁敏“非礼”，亚彩婶怕粪桶越搅越臭，张扬出去，毁她一世清誉，硬是不肯。徐凤又提出将他驱逐出去。房东两公婆开过闭门会议后，决定不下“逐客令”。原因是，丁敏那个房间又暗又不通风，很难租出去。他们靠收租吃饭，

不好捱义气闹着玩。这么一来，只好不了了之。

经此一役，丁敏与同屋人关系僵化，好长一段时间，才缓和下来。不想，一泡尿，又把水搅浑了。

早晨，丁敏赶去上班，登上小巴，冷气一吹，清醒了许多。这时，小巴收音机里传来酒楼的广告：

“股票大旺，鱼翅漱口啦！今晚去×××大酒楼。”

“周老板，近日恒指三千几点，鱼翅捞饭呀？一定要去××海鲜酒家庆祝一番。”

鱼翅漱口，鱼翅捞饭，好像人人都炒股票发了达，应该到著名的海鲜酒家挥霍金钱，享受人生。

在沁沁的冷气中，丁敏开始想，假如现在自己还有一个“留香园”会怎样？卖掉，重新披甲上阵，杀入股市！人生难得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你说是赌徒心理也罢，复仇心理也好，反正他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股市旺得如火如荼，他早已心痒难耐。何况，今日的他已非当年的丁敏，那时初入江湖，盲人瞎马，一头撞进金鱼缸，结果头破血流。如今，经过十年的时间，日日浸泡“股海”，潜心研究，穷追行情，有备而战，再入金鱼缸搏杀，他充满斩蛟屠龙，骑牛戏鳄的自信，定能一雪前耻，扬眉吐气！

想着想着，丁敏觉得身上燥热起来。“嘎”地一声，小巴紧急刹车，差点撞着一个闯红灯的路人。司机探头骂道：“想死呀！盲佬！”一震，一吓，丁敏从云端跌落地面，忽觉得司机大佬像是在骂他。是呀，“留香园”何处觅？自己是在做白日梦哩。他浮出一丝苦笑，眼下还是想想租金何处觅，房东如何应付吧。一想到这个问题，丁敏眉头打结，脑袋发涨。

到了报馆，他打开早报，一看股市行情表，惊讶得眼珠都快迸出来，啧啧！股市气势如虹，恒指又升了上百点，

飞越三千八百点高峰，直叩四千点大关，比年初涨了一千几百点，这可是香港有史以来未尝一见的奇迹，股市疯了！

办公室里，大伙也都在谈论股票，惊讶、嫉妒、叹息杂然纷陈，嗡嗡营营，有人用“酸葡萄”的口吻说：“恒指升近四千点，股市气数快要尽了，没钱炒也好，省得买回一堆糊墙纸。”有的幸灾乐祸地说：“等着吧，七四年的好戏要重演了。”

丁敏对这些看法不以为然，但他没有说出口，他早已做过分析，有自己的判断：今年不同于1974年。当前香港股市壮旺，有三大支撑因素：一、九七问题出现后，英资部署撤退，而日、美、澳等财团则趁机进军香港，填补空缺，因而香港投资市场更呈活跃；二、近年国际庞大的游资，到处寻找出路，香港是他们的目标之一，国际热钱涌入香港；三、近年香港经济表现骄人，财政司将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从年初的百分之六修订为增长二位数，人们对公司业绩憧憬。当然，人为因素也存在，有些外国基金在股市内搅风搅雨。不过，也正因如此，股票才有炒头，风险愈大，利润也愈大，风险和利润始终成正比，丁敏断定入股市为时尚晚。

丁敏一看腕表，已过了上班时间一个小时，赶紧埋头爬格子。笔走龙蛇，很快写好一篇股评，交到总编手里。这时报社老板来了。他平时不大到编辑部走动，他有别的生意在忙。他来了，准有事，而且多数苦口苦面，没好事。今天却一反常态，满脸好笑容，本来就细小的眼珠，躲进向上推挤的肉堆中，一排门牙全都豁露唇外，笑得见牙唔^①见眼，莫非有好事？老板站在狭窄杂乱的办公室中央，干

^① 唔：不。

咳两声，说：“各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出粮，现金支付。”“好呵，有饭开了！”有人欢呼，“哎，这只是好消息的一半，另一半是，今晚请大家到鲤鱼门吃海鲜餐。”又出粮，又吃海鲜，老板走后，办公室里一片雀跃。但大伙仍感诧异，老板素来是个有名的不锈钢公鸡，今天怎么突然自动拔毛，大发慈悲呢？一打听，原来老板近来在股市频频得手，大有斩获，猪笼入水^①。

又是炒股发的！丁敏再也坐不住了，他向总编告了假，揣上刚领到的薪水，直奔附近的证券行。

这是一间分行，设施比较简单。丁敏自忖本钱微薄，只合到这小庙烧香。

睽违了十多年，丁敏甫踏入大厅，就被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气氛包围。丁敏看到大厅里围坐着一团团的人，人声嘈杂。十来张台都围坐满了人，每张台都有电脑与电话。身光颈靓的女士自成一圈，老伯老叔、阿婶阿婆也各自成团，偶尔也有一两个年轻人或少妇也会坐进混合团去；较有分量的炒家、驳脚经纪则分布在几个房里买卖。金鱼缸里，人人专注地盯着电脑画面，把那几百支股票、期货的电脑代号，背得滚瓜烂熟。一个价位的上落，这团人大笑，另一团人则拍台尖叫，投机烈焰在人群中迸发。

妇女战团，多是些三四十岁衣饰光鲜、涂脂抹粉的太太。老人帮里有很多大叔、阿婶已经五六十岁，有些嘴里还镶着金牙，说起话来闪闪生光。看他们笑谈股市，出货入货，丁敏大感惊讶，炒股何其深入民间呵！

他忽然瞥见，在人群中夹坐着一个手抱菜篮，身着对襟衫裤，佣人模样的大婶。连女佣也炒起股来了，丁敏更

① 猪笼入水：走大运、发财。

觉新奇。走近一看，那女佣竟是亚彩婶。丁敏想回避，他怕亚彩婶嘴快，回去漏风给房东，房东必会破口大骂：“×那妈，有钱炒股，没钱交租！”丁敏正要转身走开，亚彩婶叫住了他。

“丁先生，你也来了？”

“哦，哦……”

身在金鱼缸，亚彩婶根本没空理睬缸外的事，对丁敏也好像前嫌尽释，表现得格外热情——既来佛会下，都是有缘人嘛！

亚彩婶兀自絮絮叨叨地说：“我那个打工朋友真够胆识，虽然她还在太古城打住家工，但她炒股赢得盘满钵满，买了四层楼，真本事！”边说边咋舌，羡慕死了。她又叹了口气说：“我就是没有胆识，有钱还是死存银行做定期。”

亚彩婶羡慕人家炒股发达，自己又没胆量炒，每天有空就跑到股票行嗅嗅那炒股气息，不知是安慰自己，还是增加经验才出击。

“哈……”“唉……”台面上又传来欢笑和哀叹的交响曲，亚彩婶无心再聊：“丁先生，祝你好运，拜拜！”不等丁敏回话，又加入战团去了。

看着亚彩婶光油油的发髻在金鱼缸里钻来钻去，丁敏心里升起感叹。像亚彩婶这样的股民，怎会了解被称为“鳄鱼潭”的香港股市呢？她们又可曾知道现时股市已经偏高，升出合理的水平，又有多少人知道上市公司的真正业绩情况呢？

在金鱼缸浸了半天，股民们连午饭也顾不上吃，连续作战。这天恒指在三千四与三千九间大幅波动，正是大好炒市，整个交投量卖出买入，已超过30亿港元。究竟应趁低吸纳，还是获利回吐，多少还要靠点运气。有人上午赢